Another Story 3 風子小宇宙

逃出醫院時相識的女孩。

她總是在忙碌地奔波著，向各色各樣的人們分發著自己的雕刻。

那雕刻的形狀是星星。

打擾一下。

有一位始終忙碌地奔波著的女孩。

曾經幾度在逃出醫院的時候見到的女孩。

最初的目的並不是想去見她。只是覺得散散步可以給自己解悶，而且說不定還會有些什麼新的發現。

但或許我在內心中暗自期待著什麼。

盡管曾一次又一次地心想下次見面時向她打招呼，但卻一次又一次地與她擦肩而過。最終，我下定決心跟她搭話了。連我自己沒想到居然能夠做到這一點。

那個，可以打攪一下嗎？

她看了看四周，顯得有些不知所措。似乎還沒有明白我是在對誰說話。

就是你。

她歪著頭用手指了指自己，我點了點頭。

你是誰？

她這樣問我。理所當然的疑問。

因爲，至今爲止她上前搭過話的人都是學生，而我卻不是學生。

現在的我只是在睡衣外邊披了一件外衣就跑到街上來了。

我的名字？我叫西野。

風子，對你的名字沒有印象。

因爲我們還是頭一次見面嘛。

她似乎在警惕著我。表情顯得很生硬。

這個，送給你吧。跑了這麼久，口渴了吧？

我遞給她一盒果汁。

雖然我也覺得口渴時喝果汁多少有點有點那個，但考慮到起給她的見面禮來，總覺得送這個似乎很合適。

唔—

似乎她在猶豫著該接受還是不該接受。

這也是正常的。突然接到來自陌生人的禮物的話，誰都會這樣的。

趁現在喝的話還很會涼快哦。

風子接受你的好意了。

被她猛地接了過去。

原來你不是壞人啊。風子，還以爲自己要被領走，跟著大娘們一起上當受騙然後強購高級的羽絨被了呢。

她與我並排坐在板凳上，咕嚕咕嚕地喝著果汁。

看一眼也會知道啊。像我這樣的小孩子怎麼會去做那種事。

咕嚕—咕嚕—

你的名字叫風子嗎？

不要剛見面就直呼風子的名字。請叫我伊吹。

是伊吹嗎小伊吹，你真可愛呢。

聽到這句話，小伊吹停下了喝著果汁的嘴。

雖然很開心你說風子可愛，可是你怎麼可以稱呼年長的人小？

年長？我們的年齡差了那麼多嗎？你是小學生吧？

唔—，這個人真是好失禮，風子是高中生的。

咦，開玩笑吧，簡直讓人難以置信。

難以置信的應該是風子才對！風子不是好好地穿著校服嗎！

啊，我還以爲那是你借來的呢。

真是太失禮太失禮了！風子生氣了，所以喝完果汁就回去了。

咕嚕—咕嚕—！

不過，你要回哪裏去呢？

咕嚕—。

喝果汁的勢頭緩慢了下來。

你總是回學校去的吧。莫非是住在學校裏的嗎？

咕嚕—。

吶，小伊吹。

咕嚕—咕嚕—！

開玩笑開玩笑，伊吹。

咕嚕—。

雖然我也不太了解情況，不過伊吹每天都在努力著吧。爲了把那個雕刻分發給大家。

我終于下定決心，表明我的心意了。

看到你那樣認真的樣子，我喜歡上你了。我喜歡你的。

伊吹已經喝完了果汁。

你喜歡年長的人嗎？

啊，啊啊。嗯，是的

因爲是頭一次聽男性說喜歡風子，似乎多少有些高興。

是嗎，太好了

我吐出了不知不覺中憋在肺裏的空氣。可是，伊吹卻並沒有流露出喜悅的表情，而只是默默地低著頭。

不過，風子，還有必須要做的事情。

你是指是分發那個木頭嗎？

那是風子的禮物。送給大家禮物，然後邀請大家來爲姐姐的婚禮祝福。

恭喜了。

那句話請在婚禮那天說給姐姐聽。

嗯，我會說的

真的嗎？

嗯，我會說的。如果到那時我還活著的話。

你要死掉了嗎？

不知道。因爲要做風險很高的手術。雖然醫生們告訴我沒有問題，但那只不過是在安慰我而已吧。

不可以死的。如果喜歡風子的人死掉了，風子會非常非常傷心的。

嗯。所以。伊吹，爲我加油吧。

不認識的人，請加油吧。

是西野。

西野君，請加油吧。

謝謝。

我一直渴望著能得到誰這樣的鼓勵。

因爲我所需的，是渴望活下去的強烈意識。

所以，我才會喜歡上了她一心一意的身影，才會選擇了她。

你活下來了。

當然了，手術還沒開始呢。

那一天，是她看到我後主動跑了過來。

之後我們說了很多話。

當我知道她分發的東西是海星時吃了好大一驚，又被她說我很失禮了。

在爲我聲援嗎?

在的。而且是在相當賣力地聲援。

謝謝。那樣的話我似乎就能夠拿出勇氣了。

不過，不可以只依靠風子的。

伊吹豎起手指，拿出大姐姐的口吻說道。

不可以嗎?

不可以的。

我握住了她的手。但她卻只是悲傷地低著頭。

風子能夠爲你聲援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爲什麼?

風子必須回去了。

回去?不是學校?

嗯。是回到本來屬于風子的地方去。

那裏很遠嗎?

非常，非常的遠。

軟弱無力的聲音。好像馬上就要消失到遠方去一般。

所以，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

說完後，伊吹又變回了平時的老樣子。

我的初戀結束了。

但是，現在，還沒有結束。

你就沒有其他的夢想和希望嗎?

夢想和希望嗎

把手支在背後，仰望金黃色的天空。

我找到了閃爍在上空的長庚星。

我想到宇宙裏去。

嗯？

我從小時候起就一直憧憬著，想到宇宙中去，那樣的話

抓起一把土，將它握起。

我的痛苦和煩惱，一切就都會變得很渺小。那不是很爽快的事嗎。

那麼，就請成爲宇航員吧。這件事風子也會你爲聲援的。

哈哈。那麼，我也必須努力才是了。

對這樣的身體來說是不可能的事。這一點我也很清楚。

嗅了嗅粘在手上的土。

我會永遠地留在這裏。

並且永遠不會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渺小，永遠懷抱著煩惱活下去。

或者

死去。

已逐漸習慣了住院的生活。

不過，我討厭這裏單調的景色。

白色。這裏的一切都是白色。

不管是床單還是窗簾、牆壁還是天花板。甚至就連托盤也是如此。

下午的診察開始了。

今天身體很輕快，比平時的狀況要好一些。

發了高燒就會一步也走不動。

所以，必須盡量這樣靜養。

接受聽診，回答了一些問題後，開始了點滴注射。

一切都與往日一樣。

快結束的時候，醫生鼓勵我說，趁現在做手術的話就一定會成功的。

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盡管醫生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一定可以治好，可是已經幾年的時間過去了。

吃過毫無味道的住院餐，測過體溫後到了熄燈時間。

因爲中午也一直睡在床上，所以現在一點也不感到困倦。

我打開床頭的燈，讀起了書。爲了逃避到空想的世界裏去。

忽然感覺到視界的邊緣裏似乎有什麼東西動了一下。

白色的牆壁上浮現出了一個黑色的影子。

很快，影子化作人形從牆壁中走了出來。

伊吹

我叫出了她的名字。

西野君，還在加油嗎？因爲有些擔心，就過來看看了。

啊啊，嗯。不過，多少有些灰心了

是嗎。那麼，風子就再爲你聲援一次，請加油吧。

我伸出了與牆壁一樣雪白的手。爲了向前邁步。

可以握住我的手嗎？

嗯。

她緊緊地握住了我的手。

謝謝

我果然還是喜歡伊吹。

雖然不太了解她的情況，但她正在爲了什麼而努力著。

或許她是一個很堅強的女孩也說不定呢。

她的堅強與手中傳來的溫暖，一點點地給與了我前進的勇氣。

也不知過了多少分鍾。

放在包裹的手表小聲地鳴叫了一下。都已經這麼晚了。

都這麼晚了，你居然也能溜進來啊。

是啊。風子也努力了。因爲太擔心西野君了。

我的心中充滿了溫暖。

不過這件事可不要告訴任何人哦。

嗯

這裏距離我們相識的鄰鎮也很遠。

她到底是怎樣找到我的呢。

但是我還是不要問她這件事了。

雖然不知爲什麼，但我朦朧地意識到假如問起了她，就再也見不到她了。

你最好還是睡吧。

嗯

我聽話地點了點頭，閉上了眼睛。

她一直握著我的手，直到我入睡爲止。

快到早上七點了。窗外傳來了麻雀的叫聲，走廊裏傳來了人們輕輕的腳步聲。

似乎醒來的時間多少有些早了。

你醒了嗎？

哇！

真是好失禮。風子一直在等著你醒過來呢。

伊吹正握著我的手。

一直留在這裏了嗎？

風子回去了一次。只不過是去學校前又順路過來看看而已。

是那樣啊。

雖然說失望會顯得有些過分，但這的確就是我的真實心情。

那麼，風子要扔下你到學校去了。

嗯，路上小心。

你也一樣。

啊，稍等一下。

我叫住了正要轉身走出的伊吹。

什麼事呢？

那個謝謝。

不用謝的。

從那以後，伊吹也經常跑來爲我打氣。

有時是清晨，有時是下午的空閑時間，有時則是深夜悄悄地溜進來。

從敞開的窗簾之間可以看到迷人的月亮。

你似乎沒有精神呢。

熄燈時間前趕來的伊吹正失落地坐在病房裏的折疊椅上。

如果是平時的話，盡管沒有固定的事情可以做，但我們還是可以共度一段快樂的時光的。

願意接受禮物的人越來越少了

是那樣啊。那麼可愛卻

是啊，海星，是很可愛的。

伊吹失落地撫摸著海星的雕刻。

我所說的可愛，指的是伊吹。而且，居然有人拒絕來自這樣可愛的伊吹的禮物，真是一群過分的家夥啊。

但是，我並沒有說出口。

姐姐的婚禮是什麼時候？

不知道。

咦，爲什麼？

因爲還沒有決定下來。

那麼，就還有時間。不要緊的。

伊吹仍然還是默默地撫摸著雕刻。

空氣很沈重。喘不過氣來。

我從沒有能夠想象到那樣努力著的伊吹竟會失落成這個樣子。

手術是什麼時候呢？

伊吹似乎忽然剛剛想來起似的問道。

這一周的星期天。

是5月11日嗎？

嗯。那一天有什麼事嗎？

因爲她說出了明確的日期，所以我試著問道。

但是伊吹什麼也沒有回答。

就在這時，開門的聲音打破了靜寂。

啊

是來爲我測體溫的護士。

這種時間裏伊吹是不能留在這裏的。

可是，事到如今又沒法讓她藏起來，我不知所措了。

只能從嘴裏擠出一句對不起來。

可是，護士卻溫柔地微笑著。

不要想太多哦。

這樣說道。

來，測體溫吧。

我接過體溫計。

伊吹就在身邊三個人之間形成了一塊不可思議的空間。

爲了不打破這個均衡，我也只好保持沈默了。

體溫似乎要比平時高一些。

電子體溫計的鈴聲響起，我把它取出來交給了護士。

這樣的話就不要緊了。

護士這樣安慰我後，走出了病房。

我看了看伊吹。

這是隱身術。

你在說些什麼呀，根本就一點也沒有隱身嘛

星期天正在一天天地逼近。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自己生命的時限，還是向著新生活的倒計時。

從比率上來看，據說後者的可能性要稍微高一些。

不過那也只不過是別人的結果而已，我有我的結果在等待著自己。

今天似乎也沒有精神呢。

那一天的晚上，伊吹也來看望我了。

不過，她最近似乎一直很沒精神。

風子，似乎把問題考慮得太簡單了

只擠出這樣一句，，又沈默不語了。

我坐起身來，走下了床。

之後，緊緊地抱住了她的身體。

嬌小的身體。比我的還要小。比年下許多的我還要小。

到樓頂去吧。我知道一條近道。

這樣邀請她。

雖然還沒有到達滿天星鬥的程度，但因爲著周圍幾乎沒有燈光，所以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小的星星。

晚風輕輕地吹拂著我們。

請到宇宙裏去吧。

突然，伊吹對著仰望夜空的我說道。

哈哈，那是不可能的啊。

那不是你的夢想嗎？

是啊。是小時候的夢想。

曾經深信著自己長大後什麼都可以做成的時代。每晚都要使用父親的望遠鏡遙視天空的那段歲月。

大概那是和父親一起看著星星的時候吧，父親聽到我說想到那顆星星去的時候，高興地對我說你是要到星星的海洋裏去啊。

很久以前的，不起眼的回憶。

那個時候，我曾經夢想著成爲宇航員的。

那個時候，我一直時而望著星星，時而翻著圖鑒，爲了自己的夢想而努力著。

但是我這樣的身體

不可以說這種話的。做之前就氣餒了的話，是什麼夢想也無法實現的。

是啊

吸引我的，正是她那顆一心一意的心。

呐，伊吹。

所以，趁著現在將一切可以表白的事表白。

假如，你能夠留在我身邊的話，我覺得自己就可以超越一切不安了。也能夠接受等待在未來的命運了。所以，直到手術的那個時候爲止，你能一直留在我的身邊嗎。並且，希望你能握著我的手。

我握住了她小小的手背。

風子，還有必須要做的事情

嗯是呀。

這一點我也是明白的。她一直在爲了這個而努力著。

也正因爲如此，我才會喜歡上了她。

她也反握住我的手。

曾經有必須要做的事情。並且，嘗試著做了很多的努力

停頓了一下，似乎是爲了堅定決心似的。

可是已經沒有實現的希望了。所以如果需要的話，風子可以爲了你而留在這裏。

咦，真的？

因爲，現在把風子留在這裏的，是你。

嗯，是我帶你來的。因爲我喜歡你。

或許是因爲我說錯了話，她的表情絲毫沒有變化。

正是因爲有你在，我才能夠努力的。

假如風子不在了，就無法努力了嗎？

嗯，大概我會絕望的會一個人哭出來的。

不可以哭的。哭的話是會傷心的。

是你會傷心嗎？

是你自己。

我？

是的。所以不可以哭的。

那麼，你會留在我的身邊？

風子會努力試著留在這裏的。

嗯。

因爲被別人依賴似乎是很件高興的事。

從那以後，她真的一直留在了我的身邊。

就連上廁所的時候也是。

不行，別到單間裏來。

那就握不了手了。

上廁所的時候就不用了。

是嗎。

我來到單間裏。

伊吹在男廁所裏等著我。

要是有人進來的話，一定會吃驚的吧。

不，我已經意識到了。

誰也不會吃驚的。

因爲沒有任何人能夠看到她的身影。

關于這件事，我沒有去想太多。

雖然不知道理由，但我明白這是決不能去考慮的事情。

就這樣，星期天來臨了。

盡管前一天晚上沒能好好入睡，但我的身體狀況還算不錯。

換上手術用的衣服，躺在床上後被推到了走廊裏。

伊吹小跑著跟了上來。

緊緊地握著我的手。

看到我動了動手，護士感覺到有些不可思議，安慰我說不用擔心。

在她們的眼睛裏，我的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子呢。

終于，我的床被推進了了手術室。

聽過了手術前曾反複聽過無數次的說明後，我的嘴上被罩上了透明的呼吸罩。

醫生示意我做深呼吸。

我偷偷地只是做了一下深呼吸的樣子。

雖然意識已經開始變得朦朧了，但我還是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手中的溫暖。

她始終留在了我的身邊。

始終握著我的手。

願我醒來的時候，一切還是與現在一樣。

我這樣祈禱著。

之後，這一次真的做了深呼吸。

聲音與意識遠去了。

從意識的彼岸不斷地傳來聲音。

——啊—，正在切肚子——

——好惡心——

——什麼東西在嘩嘩地流著——

——哇，連那個也要切嗎——

——看起來似乎很疼——

——全都是血——

——風子，快要暈倒了——

——不過這是我們的承諾——

——風子，就在身邊——

——所以西野君，請加油吧——

嗯我會努力的

在夢裏，我曾經與什麼人共度了一段時光。

她是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女孩。

我喜歡那個女孩。

並且，她也說過要與我在一起的。

她握著我的手。

那是一個使我會不由得笑出來的，幸福的夢。

從夢中醒來時，我只有孤零零的一個人。

房間裏放滿了各種各樣的機械。帶有鬧鍾一樣的節奏的電子音在回響著。

肚子很疼。插在喉嚨裏的導管很討厭。

但靠著這個，朦朧的大腦也很快清醒過來了。

對了。

我做了手術。

結束了。

但是還並沒有結果。

還需要一段時間。

髒器真的會正常活動嗎。自己的身體真的會痊愈嗎。

從今天開始我要不斷地畏懼著這種不安。

再睡一次好了。

第二天，我被轉移到了別的病房。

聽過了主治醫師的話。

現在你最需要的，是希望自己生活下去的強烈意識。

強烈的意識。

那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

我該靠著什麼來創造它呢。

生活的概念到底是什麼呢。

我只不過是不想死而已。

但這可以作爲活下去的希望嗎？

我的身體很虛弱，不擅長運動。

頭腦也不是很靈光。

既不擅長繪畫，也不擅長寫作文。

甚至連喜歡的音樂都沒有。

我只不過是在活著而已。

在這裏，我究竟能夠找到什麼樣的希望呢。

那麼我就會在這裏死去。

腦海中浮現出可能性的數字。

數字的一邊，聚集了與我一樣的人。

與我一樣失去了生活希望的人。

也就是說，現在的我，只不過是在一味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的腳步是無法改變的。

那麼，現在這毫無意義的時間又是什麼呢。

眼淚流了出來。

我很恐懼。

我不想死。但是，只是不想死是不夠的。

可是，我什麼也沒有。

閉上眼睛，淚水被擠了出來。

不想死。只是如此而已。

咚。黑暗中傳來的聲音。

睜開雙眼。發現視界的邊緣，雪白的牆壁上有什麼東西。

轉動眼睛去看。

是一個星星形狀的，木頭的裝飾品。

那東西被貼在了牆上。

那是什麼東西啊。

父母是不會做這種事的。

是從以前就留在那裏的嗎。

不知道。

看著它，內心深處不由得充滿了悲痛。

但是，同時又充滿了溫暖。

這種矛盾的心情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考慮起這個來，我的淚水也停下了。

我如同依附著這種溫暖一般，再次進入了夢鄉。

每天都是點滴、注射，和大量的用藥。臂肘的內側已經青腫，現在有時甚至需要在大腿內側打點滴。

疼痛折磨著差著導管的腹部，不退的高燒刺激著口腔。

點滴的針頭插在血管上非常地疼，可本該握在左手中的呼叫按鈕卻不見了。找遍了手邊也沒能找到。

在嗓子裏一次，又一次地嘟囔著怨言。連發出聲音都會很難受。

費了好大勁把頭擡了起來，這才看到了從床上垂下的呼叫按鈕。

還有端坐在折疊椅上的，星星形狀的雕刻。

——一開始還以爲是自己看錯了。

星星被擺在了與原先不一樣的位置。

吃驚地轉身望去。身體發出了悲鳴，但我已顧不上這些了。

原先的那個還在老地方。

變成兩個了。

怎麼會？

我不明白。

那雕刻就好像是在爲泄氣的我打氣一般。

星星的數量每天都在增加。

我凝視著它們度過時光。

懷抱著溫暖的心情。

咦，這是哪裏來的？

護士拿起了椅子上的雕刻。

因爲還無法正常說話，我把字寫在了手邊的白板上。

『媽媽轉交給我的』

一瞬間編出的謊言。我即使說了實話她也不會相信，並且我也不願意雕刻被扔掉。

是嗎。是學校的朋友們做給你的嗎？

『大概』

那可就要快點康複，去謝謝他們哦。

護士輕輕地摸了摸我的臉。

對父母，則是撒相反的謊。告訴他們說是護士拿來的。

被高燒困擾的日子裏，一顆。

止痛劑不起作用而無法入睡的日子裏，一顆。

藥品不合體質以至于全身痛癢的日子裏，一顆。

漸漸地，如同激勵著我一般，星星的數量在不斷地增加著。

當我意識到時，那已經，化爲了宇宙。

星星的海洋。

我漂浮在其中。

這似乎是曾經的心願。

那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呢。

是小時候。

我曾經憧憬著宇宙。

總是仰望著星空。

將心願馳騁于那遙遠的彼方。

伸出手的話，能抓住它嗎。

抓住了。

將它拿在手中。

那就是，我的希望。

燒退了下去，導管也被拔掉了。

傷口愈合起來，沈重的身體也變得輕快了。

每天早上睜開眼，我都會感覺到比前一天更好。

出院的日子。我在收拾著行李。

將它們一個一個地裝進父母帶來的大包裹。

擺在病床的周圍的，不知不覺間就會出現在椅子上的東西。

背好包，准備走出病房的時候，忽然發現上邊還留下了一顆星星。是被挂在牆上的一顆。

不知不覺中，星星的存在已成爲了自然的事。

我站到椅子上去取它時，手滑了一下。星星帶著響聲滾落到走廊裏。

慌忙地來到走廊裏時，一位女性將它拾了起來。

啊，對不起。

那個人靜靜地注視著它。

這是什麼東西？

嗯？啊，是星星。

考慮了一下，這樣回答道。

是嗎，看起來有很多呢。

把它還給了我。

這是你自己雕的嗎？

不，都是別人送的。

是嗎，看來是有人在熱心地祝願著你的康複呢。

嗯。她一直在支撐著我。沒有了這個，或許我已經輸掉了。或許，現在就不會活著了

我繼續說著。

盡管我和那個女孩一次也沒有見過面，她會不會就在這所醫院裏呢。我只是保留著那個女孩的朦朧印象。是個可愛的女孩，比我還要嬌小，但卻比我年長。而且，非常地堅強。

是嗎

那個，如果喜歡的話，就請拿一個走吧。如果你心愛的人也在住院的話，這個就是像護身符一樣的東西

不。

女性溫柔地搖了搖頭。

那全部都是你的東西。請好好地保管好它們吧。

輕輕地握住我的手，將它推還給我。

之後，女性說過了再見，就轉身離去了。

目送過她的背影後，我也邁出了腳步。

懷抱著許多許多的希望。

吶，祐君。

嗯？

剛才，有了一次不可思議的奇遇呢。要聽我說嗎？

啊啊。

那麼，就一邊吃著平時的面包一邊聽我說好了。我這就去泡茶。

要和這孩子一起聽哦。

添加書簽 返回書頁 上一頁 下一頁 返回書目